

梨花颜·著



永安城第一丑出嫁，轰动全城！
“丑”女配“渣”男，
真情、假爱，逢场作戏？

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梨花颜·著



夫妻不好惹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妻不好惹 / 梨花颜著.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55-1017-0

I. ①发… II. ①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7598 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发妻不好惹 (上、中、下)

作 者	梨花颜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9.5
字 数	785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17-0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录



上

第一章	嫁娶不须啼	001
第二章	山不容二虎	014
第三章	宅门深几重	029
第四章	初日照高林	042
第五章	欲静风不止	058
第六章	小别胜新婚	073
第七章	归宁辛酸事	089
第八章	爱是倾城计	103
第九章	你是我的劫	118
第十章	柔情梦一生	133
第十一章	赛里斯之路	146
第十二章	郎骑竹马来	159
第十三章	风波忽又起	173
第十四章	烽火照家宴	186
第十五章	棋终高一着	200
第十六章	雾里花不清	212

中

第十七章	麝香入骨痛	226
第十八章	深藏的秘密	240
第十九章	鸳鸯苑闹鬼	253
第二十章	却悔尘冤错	266
第二十一章	故居明心事	279
第二十二章	二者皆想要	291
第二十三章	设局连环计	303
第二十四章	步步皆维艰	315
第二十五章	君子温如玉	327
第二十六章	明月不知心	339
第二十七章	妇怨实无终	351
第二十八章	竹篮打水空	363
第二十九章	破茧若成蝶	376
第三十章	一世一双人	390
第三十一章	此恨无绝期	402

下

第三十二章	高树成连理	413
第三十三章	相争谁称雄	425
第三十四章	无事不登殿	438
第三十五章	执手共承担	450
第三十六章	漫卷喜若狂	462
第三十七章	重踏相府路	475
第三十八章	恩威并施间	488
第三十九章	交还钜子令	502
第四十章	坦诚有几分	513
第四十一章	成败皆成空	529
第四十二章	梦作游仙客	542
第四十三章	伊人已憔悴	556
第四十四章	重来未可知	569
第四十五章	好梦最易醒	582
第四十六章	此情须问天	594



第四十七章	终是负了她	606
第四十八章	明珠已染尘	618
第四十九章	此情枉断肠	631
第五十章	自古伤离别	643
第五十一章	郎知思恨否	654
第五十二章	五年弹指间	665
第五十三章	重回永安城	678
第五十四章	往事已成空	691
第五十五章	故人重相逢	703
第五十六章	堪折直须折	715
第五十七章	魂梦与君同	727
第五十八章	此良辰美景	739
第五十九章	再嫁我一次	748
第六十章	今生共白首	760



过了好一会儿，安晚婉才缓过神来，“倾城，这是……”

轩辕倾城手中拿着的令牌，看样式倒有点像老太君当初给安晚婉的那一个象征轩辕府当家主母的莹白色玉佩。舞火的貔貅与破冰的麒麟皆是上古神兽，貔貅是以财为食的，纳食四方之财，象征着财富，而麒麟则是主太平、长寿，二者的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安晚婉的目光停留在令牌的花纹上，似乎猜到了这是什么。

“这是轩辕府的钺子令。”轩辕倾城将手中的令牌放到安晚婉手里。

安晚婉只觉得重量随之而来，压得她小手往下一沉，只能尽量合拢双手用力地捧着，疑惑道：“钺子令？”

她看着手中的东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轩辕倾城坐到安晚婉身边，轻声道：“这是轩辕府大权的象征，嫡系子孙拿着钺子令，便能号召所有听命于它的掌柜。”

轩辕府的关系网错综复杂，轩辕府手下产业极多，掌柜也极多。照轩辕倾城的解释，说白了，这令牌就是商界里的一枚军令，这么重要的东西轩辕鹤堂怎么会白白送给倾城？

“轩辕鹤堂是什么意思？”安晚婉捧着钺子令，神情复杂地把它放到轩辕倾城的手中，低着头，紧紧握着那根受伤的手指。

不安又涌上安晚婉的心头。外祖父找了轩辕鹤堂，而轩辕鹤堂又找了倾城，甚至还将轩辕府中的大权交给倾城。

安晚婉自然也不相信轩辕鹤堂有这份好心。过去那么长的日子里，轩辕鹤堂就如一只觅食的秃鹫，紧紧抓着手里的肉不放，还对倾城的产业虎视眈眈。倾城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手中夺过那上百家“轩辕”字号的钱庄。纵然如此，他还特地送了那些令人作呕的冰山水蛭上门。这样一个阴狠无情的轩辕鹤堂，怎么会突然白白将轩辕府的大权送回给倾城？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黄鼠狼给鸡拜年，皆不是好兆头。

不过是一天的时间而已，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轩辕鹤堂究竟想做什么？

轩辕倾城坐在安晚婉身边，盯着手里的钺子令。他收下却不代表信任轩辕鹤堂。



轩辕倾城眸中汹涌澎湃，低沉道：“或许轩辕鹤堂在盘算着什么。”

安晚婉听到轩辕倾城的话，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语气也带了几分责怪，嗔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收下它？”

轩辕倾城看到安晚婉担忧的样子，不由得将她揽入怀中，“晚婉，别太为我担心！我既然知道这是计，便不会轻易中计。”

安晚婉听着轩辕倾城的话，这才把担心深深藏起来：“那就好。”

她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急促的呼吸慢慢放平缓，两只手交叠握在一起，睫毛如扇在阳光下扑闪。

轩辕倾城正襟危坐，幽深的目光像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

不知坐了多久，轩辕倾城耸了耸肩膀，把钜子令收起来，轻声叫道：“晚婉。”

“嗯？”安晚婉抬起头看向轩辕倾城，却见轩辕倾城站了起来。

他的大掌抚上她光洁的额头，轻柔地拂了拂额前细碎的发丝，“我出门一趟。”刚拿到钜子令，必须出去做一些事情。

安晚婉知道他又要开始忙了，只好笑着点头说：“好。”

轩辕倾城不由得轻笑起来，拍了拍安晚婉的手背，然后才离开。

安晚婉望着轩辕倾城离开的背影，犹在回味着他方才的那一个笑。

水莲苑外。直到走出了安晚婉视线的刹那，轩辕倾城脸上的笑才蓦然收了起来，剑眉轻拧，彻底离开。

轩辕倾城走访了几处轩辕府的产业。轩辕鹤堂交出来的钜子令货真价实，确实是轩辕府消失了十六年的钜子令。最后走出“轩辕钱庄”的时候，轩辕倾城放缓了上马车的动作，忽然敛着墨眸站在原地。只见一辆官家规格二马并驾的马车停在钱庄门前，一下子便让他皱起了眉头。

疾风站在原地，心一冷，疑心是官府中人，立即拔出了腰间的软剑，进入戒备状态。

轩辕倾城目光阴鸷，身上也散发出吓人的气势。

轩辕倾城看着眼前的马车，不由得问道：“来者何人？”

一个老管家模样的人颤巍巍地从马车上下来，见到轩辕倾城，仔细看了两眼，确定后才跪了下来，朝轩辕倾城行主仆之礼。这礼节与他在宰相府门



前，向安晚婉行的那个大礼一模一样。

“宰相府管家苏德全，见过轩辕公子。”

轩辕倾城站在马车前面，身形挺拔颀长。

苏管家跪在他面前，态度恭敬。行过礼后，忽然发现称呼错了，他立即改口道：“孙姑爷。”

轩辕倾城看着来人，眸光难明。叫他孙姑爷……

苏管家不知安晚婉根本不曾与轩辕倾城提及过相府，直接自然而然地依礼称呼。

轩辕倾城将视线移到官家规格的马车上，直接示意苏管家起身，冷声道：“有事就直说吧。”

苏管家行了大礼，勉强站起身，朝轩辕倾城做了个“请”的手势，“相爷有请。”

轩辕倾城到达相府的时候已是酉时末。

相府外，街道两旁灯红酒绿，酒坊小肆的夜场已经开张，热闹程度不亚于白昼。轩辕倾城坐在马车中，听着外头的声音，不明白相府请他有何事。

马车缓缓行至宰相府门前，轩辕倾城下了马车，却看到一道苍老的背影正背对着闹市，拄着龙头拐杖，仰头凝视着牌匾上“宰相府”三个鎏金大字，一身的威严。

轩辕倾城墨眸一凝，掠过一道光芒……视线落在潘相身上。

潘相本在看着牌匾，听到马车的声音，拄着龙头拐杖回过身来，也正好看见轩辕倾城俊逸挺拔的身影。

此刻两个主子皆不发言，而站在轩辕倾城身旁的苏管家在看到潘相的那一刻却愣住了。

苏德全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么些年，相爷从未出相府迎过人。无论来的是京中一品官员，还是边疆回朝的王爷，相爷皆是在府内见客。这五年来，唯一出府相迎的还是当今圣上。苏德全还记得那一日玉贵妃出嫁，皇帝亲自上门迎娶，所以相爷才会拄了拐杖走出府门迎接皇恩浩荡。

今日来的只是轩辕府大公子，宰相府未向外公布的孙姑爷，相爷竟然愿意出门相迎。

苏德全的心一颤。相爷心中究竟对轩辕公子有多看重？这一次找轩辕大公子来，又所为何事？

苏管家愣了好一会儿，最后又惊又怕地回过神来，急忙朝潘相行礼，“相爷。”

潘相那双苍老严厉的眼睛停留在轩辕倾城身上，听到苏德全的行礼声，只是摆了摆手，示意苏德全下去。

苏德全看见潘相的手势，立刻低着头退了下去，顺便也把一帮下人带走了。

潘相就这样站在威严的宰相府门前，上下打量着轩辕倾城，将他一袭黑衣华服，腰间的玉佩，纹金丝袖口，全收入眼中。

看轩辕倾城眉目如星，目光深沉，一身的风华，青年才俊，气宇轩昂。

而轩辕倾城看着潘相，眼前的这位老人便是安晚婉的外祖父，他收了平常暗沉凌厉的眸光，多了几分恭敬。

潘相一脸威严，缓缓开口道：“进来吧。”

这便是潘相对轩辕倾城说的第一句话。

轩辕倾城只见潘相身子一转，迈着缓慢的步伐，朝相府中走去。

轩辕倾城默默跟上前。

相府中亭台楼阁，做工精细巧妙，道旁每十步便点着一盏灯，将整个相府照得灯火通明。

潘相拄着拐杖慢慢走着，轩辕倾城在后头跟随着潘相的脚步，直至走到相府会客大厅中。

潘相一走进会客大厅，厅中两旁站着的下人们立即躬身朝潘相行礼。

潘相挥了挥手，示意他们下去。片刻，满大厅的人已经全部退了下去。轩辕倾城站在大厅中央，只见一幅悬崖青松图悬挂在大厅正中央，而青松图上则是“正大光明”四字牌匾。

轩辕倾城朝潘相行礼，“草民轩辕倾城，见过宰相大人。”

潘相站在轩辕倾城身前，看着轩辕倾城一身风华，却恭敬朝他行后辈之



礼，严厉道：“起来吧。”

见轩辕倾城直起腰站好，他这才缓缓说道：“你应该随晚婉叫我一声外祖父。”

轩辕倾城见潘相如此开门见山，低沉道：“外祖父。”

潘相见轩辕倾城见到他时竟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慌张，叫他外祖父的时候，眸中也不曾显露出半分惊诧，不由得打量起他来。

潘相拄着拐杖迈着迟缓的步伐，从轩辕倾城身前绕到身后，坐上了太师椅，“晚婉是我的外孙女，你可知道？”

轩辕倾城墨眸暗沉，哑声道：“知道。”

“那晚婉为何与我说，你不知道？”

轩辕倾城望着潘相，脸上竟是一片坦诚的神色，面对潘相的问话，诚实答道：“晚婉不知我知道。”

轩辕倾城知道潘相派人去找他，已代表知道了许多事情。此番请他来，也绝不简简单单是为了这些问题。

轩辕倾城心中坦然，俨然像面对自己的祖父，丝毫没有隐瞒。

潘相看轩辕倾城的回答如此坦诚，点头笑道：“既然你知道晚婉是我的外孙女，那你可知我今夜找你来所为何事？”

轩辕倾城僵滞地站在潘相面前，率真道：“回外祖父，不知道。”

“听闻你们轩辕府的二老爷，轩辕鹤堂把轩辕府的掌事权交给你了？”

潘相这语气既不是质问也不是疑问，而是带着几分笑意的肯定。

轩辕倾城听着，心中一沉，顿时便明白了什么。

轩辕倾城颀长的身影一僵，看着潘相，眸光难明。这一瞬，眼里竟然还多了几分不可言喻的沉痛。

原来轩辕鹤堂今日如此反常，迫不及待地将钜子令交予他竟然是这个原因。

轩辕鹤堂与西南王进行军火买卖之事，想必潘相也知道了。

此时轩辕倾城终于能够猜出几分事情的缘由，定是潘相拿军火之事在轩辕鹤堂面前大做文章，言语之间步步设局，恩威并施，最后把轩辕鹤堂逼急了，迫使他想出了求生之计。



所以轩辕鹤堂才会如此虚与委蛇的与他说那番话。

潘相定是说了什么令轩辕鹤堂觉得会危及到身家性命之话，才会让轩辕鹤堂起了将他推到风口浪尖的念头。

只是轩辕鹤堂没想到他竟然不忌惮他设下的陷阱，就这样将钜子令接了下来。

想到这些，轩辕倾城的眸光顿时清冷了几分。

潘相看着轩辕倾城，把他眼底的冰寒看在眼里。

“原来是外祖父相助，倾城谢外祖父。”轩辕倾城藏于袍袖中的大手蓦然紧握成拳，低头朝潘相行了一个谢礼。

这样的反应落入潘相的眼中，潘相的目光忽然变得严厉起来。他沉浮朝堂如此多年，从未质疑过看人的眼光。此刻轩辕倾城除了冰冷与沉痛，他竟再找不出其余的情感。

潘相的语气顿时也变得严厉起来，“不用谢我，应当谢晚婉。”

轩辕倾城这一个谢礼，他承受不起。若不是晚婉踏进宰相府，来到他的面前，求他保住她的“小家”，他不会知晓这件事情，更不会插手。

轩辕倾城从一开始就想让安晚婉过安定惬意的生活，品茶，赏荷，坐在花架下享尽岁月的美好，却不曾想她在他身边，一直不曾安定过。

她有什么，能够帮他什么，全都毫无保留地为他去做，甚至是一声不吭的，总在事后才让他知道。哪怕是期间让他嗅到了蛛丝马迹，她也都能插科打诨地混过去。

而这一次，她是何时找的潘相？他竟不知道。

潘相读不懂轩辕倾城的表情。在潘相眼中轩辕倾城敛着一身狂傲不羁的气息，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睥睨天下的气势，他眼中的沉痛与方才为轩辕鹤堂所作所为的心寒如出一辙。

潘相心中一寒。若不是他看错了人，便是轩辕倾城太不一般。

潘相看着轩辕倾城，苍老的目光也起了变化，笑容消失，只剩对轩辕倾城的质疑。

想到安晚婉的身份，承当今圣上的圣旨，以安家的身份控制着大兴王朝经济命脉的主向，又是他潘相的外孙女，当今大兴王朝最受宠的玉贵妃的亲



妹妹。

潘相沧桑的目光顿时变得冰冷无比。轩辕倾城说他知道安晚婉在相府的身份，那其他的身份呢？又知道几个？他向他坦诚，仅坦诚了几分？

潘相目光如炬，脸色冰冷。

家财万贯养不出轩辕倾城那般睥睨天下的气势，身上狂傲的气势纵然掩藏得很好，但潘相仍看出了他的野心。轩辕倾城必定是胸怀天下，又必定是极有能力、魄力与手段的，安晚婉嫁给这样心绪复杂的男子……

这一刻，潘相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想到安晚婉那纯净幸福的神情，潘相只怕轩辕倾城一直都欺骗与算计着安晚婉！

潘相冷声道：“娶了我家晚婉是你的福气。”

轩辕倾城本还沉浸在那些违背了初衷的思绪里，听到潘相冰冷的话语，颀长的身躯一颤，随即低声应道：“晚婉是上天赐予倾城的宝物。”

安晚婉，是他一生之重，只愿将她捧在手心好好疼着，免她半世流离，让她不再难过。

听着轩辕倾城的答话，潘相已不尽信，“既然你把晚婉当作宝物，何苦还让她插手这些朝堂之事？”

像轩辕倾城这般心大的男子，城府太深，说话早已难辨真假。

潘相手上拄着的龙头拐杖一顿地，威严道：“你可知晚婉来求我之时，在我面前跪了许久？晚婉有身孕你可知道？你口口声声说她是至宝，行事却偏差甚远！这一切，你又如何解释？”

潘相苍老的面容上尽是威严，试探着轩辕倾城的真假。

轩辕倾城的心不由紧缩起来。她这些天身子本就不太舒服，方查出有孕的那一天，吐得魂儿都要不见了。

他早前已经与她说了，忘掉这些事，让她相信他，一切交给他处理！

她又将他这些话当成了耳边风。

轩辕倾城眼里多了几分恼意。许多事情不愿告诉她，不愿让她担忧，她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

这样的晚婉，他该怎么说才好？

潘相目光凌厉地看着轩辕倾城，看到他眼中恼怒中夹杂了几分心疼，不

由得眸光微变，竟叹起气来。

原来一切是晚婉这丫头自作主张，轩辕倾城并不知道。

潘相严厉的目光中蕴藏的情绪几经变换，对轩辕倾城的试探少了几分，可仍不喜欢轩辕倾城。晚婉嫁给这样的男子，若得了他的心，他自然会百般待她好，那时晚婉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女子。可若他的心不在她身上，依晚婉手中握着的那些权势，乃至晚婉没有公布于人前的那些身份，会助轩辕倾城得到许多东西。他的野心那般大，怎肯放过晚婉而不利用一番？只怕到时候芳心错付，会伤得更重。

依晚婉的性子，若知道一切都不是真的，一直笃定的事情忽然被否定，那一刻定是天翻地覆，天地间风云变色。

晚婉爱上了这样的男子，注定会一路坎坷。

潘相此刻只能庆幸，方才试探轩辕倾城，多谢轩辕倾城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否则为了晚婉，只怕他会起杀心。

最让潘相担忧的还是晚婉这丫头，这般爱轩辕倾城，愿为他做任何事情，竟然出口威胁他，“外祖父不答应帮晚婉，晚婉就不起来。”

整个大厅内，气氛变得有些诡异。许久潘相才缓缓开口，打破了一室的静谧，“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此刻潘相身上散发着一股威严，目光严厉，话音却像个慈父。

“外祖父想与倾城做什么交易？”

一位是当朝宰相，辅佐了大兴王朝的三代帝王，威望极高，在朝内可以说一言九鼎。一位却是永安城第一大府轩辕府的嫡系大公子，俊美如神祇，气势狂傲不羁，手握商铺千万家，家财万贯，轩辕府的继承人。

朝堂之王与商海之王，有何交易可做？

“我替你摆平轩辕府私自买卖军火与谋反之罪，除掉轩辕鹤堂，让你彻底手握轩辕府主事大权，日后可无所顾忌，大展宏图，实现抱负。你所想要的全都会得到，永安城内的所有财富，甚至是成为大兴王朝最富有之人，赛里斯之路，大食、波西斯一并变成你的囊中之物。

“而我，只要你这辈子每时每刻都善待晚婉，不要让她感觉到任何一分伤心、难过、失望乃至绝望以及背叛。”



潘相苍老的眼里有洞悉一切的光芒，这一刻他拄着拐杖，坐在太师椅上的身影显得那么苍老。毕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一只脚已经跨入了鬼门关，威严的气势里竟添了几分凄凉。

轩辕倾城听着潘相的话，整个人愣在原地。他幽深的墨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一桌一椅，只觉得整个大堂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气息，逼迫得人扼紧了心，有那么一瞬竟然喘不过气来。

潘相的话传进轩辕倾城耳里，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倾城不知外祖父是什么意思。”

他尊称他一声外祖父，为的是晚婉，可不代表会答应他，与他做这样一个交易。

轩辕倾城皱着剑眉，俊美无俦的脸上首次出现这样的凝重，浑身狂傲的气势极度张扬，一种巨大的压力充斥在整个大堂内。

是，潘相所说的那些全是他轩辕倾城想要的，也是他迟早要得到的，但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获得。

潘相一句话便能轻易解决的事，他虽然不能如潘相那般处理得尽善尽美，但也绝不会用晚婉的幸福来置换半分。

他轩辕倾城此生再不济，都不会用心爱之人的幸福作为筹码，与潘相做这样的交易。

轩辕倾城声线低沉，声音冰冷道：“让晚婉开心幸福本就是倾城分内之事，无须相爷劳心。”

这一刻甚至连潘相这“外祖父”的称呼都不用。

潘相见轩辕倾城语气如此决绝，历经沧桑的心里竟多了几分动容，竟不计较轩辕倾城此刻称谓上的冒犯，反之对轩辕倾城多了几分赞赏。不语，等着轩辕倾城的下文。

轩辕倾城继续冰冷道：“对于倾城来说，这世上只有一个晚婉，独一无二。”

潘相听着轩辕倾城笃定的话，眼中的严厉瞬间消散，“既然你明白世上仅有一个晚婉，如此便好。”

潘相的声音带了几分沧桑，多了几分感性，“既然如此，那我日后不再插

手你与晚婉之间的任何一件事，任由你们二人快活。但若晚婉有半分难过，你必要承担后果。”

轩辕倾城听着潘相的警告，紧皱的眉头终于缓缓舒展，道：“谨听外祖父教诲。”

潘相听着轩辕倾城的话，更像是男人与男人间的承诺，拄着龙头拐杖缓慢起身。年纪大了，身体虽还硬朗，坐久了身体还是有些受不住。

轩辕倾城上前将潘相扶住，潘相站直身体，朝轩辕倾城挥了挥手，“天色已晚，今日就这样吧，你早些回去，免得让晚婉担心。送客。”

他虽年纪大了，但有些事情还无须小辈担心。

潘相的话没有挽留的余地，特别送客二字提高了声音，尽显威严。

轩辕倾城只好告辞，“既然如此，那倾城便回府了，外祖父也好生休息。”

潘相不答，拄着拐杖送客。

此时是戌时，还不算晚。

轩辕倾城离开宰相府后，潘相站在“正大光明”四字牌匾之下，尽显朝堂之上叱咤风云的威严气势。

“关栋。”潘相严厉的声音在会客大厅内响起，叫来了宰相府的一位管事，拄着龙头拐杖，一双沧桑而严厉的眼睛带了几分狠绝，吩咐道，“你去把刑部尚书曹大人请来府中，就说我现在要见他。”

刑部尚书曹升，潘相的得意门生之一。

关管事默默将潘相的吩咐记在心里，说道：“老奴这就去请。”

潘相转身回到不远处的内堂，从专理公务的案桌上抽出一个空白的奏折，下人研好墨，他提笔开始书写上呈给当今圣上的奏折。

“臣，有事上奏。今得书一封，系西南王宇文允泰与永安城内商贾密谋造反事宜，冒犯皇恩。为不走漏风声，臣认为应当迅速将其府查封，不宜久拖，特请命……”

潘相写好后，将奏折合上，转交给身边的人，吩咐道：“务必在一个时辰内送到皇上手里，就说潘相所呈。”

潘相声音威严，人也严肃至极。那人接过奏折，飞奔出去。

此时，外头传来了脚步声，因为是潘相所传，曹升一接到消息立即赶了